

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知识分子说了一些漂亮的大话。可是这些大话离现实生存状况又差得太远,这就让我们不敢正视这些掷地有声的人格的宣言,就像不敢正视太阳一样。

精神的太阳和现实的太阳一样,之所以不敢正视,就是因为它太灼人太强烈了。但是没有它的光和热,万物都不复存在。人们平时不敢正视,甚至常常忽略太阳的存在,却难以否认一直依赖它的事实。精神的太阳也是这样,它高高悬起,提供给我们生存的全部热能。

精神的太阳由整个人类历史,包括中外古今一切精密深邃之思凝聚而成,渐渐形成了巨大的体量。比如在中国,人们说得最多、争议最多的还是孔子和孟子。一本《论语》成为民族精神的基础。再说孟子,别的不讲,只讲他言说什么才是“大丈夫”的一段话,就让我们难以忘怀。孟子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再看张载,他有一段话也是影响深远的,这里说的也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大丈夫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话听起来觉得大而无边,但细想一下不过是对知识人的基本要求,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大话。关键是对一个“为”字的理解,这里是指对天地之心的参悟和知之后的选择和作为,即“参悟了天地之心而为之立”,下面的句式及意思也应该这样解释才好。这些话诚切而朴实,更没有什么虚妄自夸。张载说的不过是知识人追求真理的性质和意义,是正当的人生道路的选择。

类似这些伟大的思想,李白和杜甫心里也都有,也肯定受过这方面的影响。张载是晚他们许多的后来者,但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大儒一脉。李白杜甫对孔孟极为推崇,其中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较重,比杜甫更重。但是他们面对个人生存的现实,急于入世,急于做大事情、大

于我而言,阅读是最好的减压方法。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奖励自己,到书店里抱回一大堆书,有书在手,心情更好了。心情低落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书店。在书店里,看看书,再买上几本书,顿觉海阔天空,人不过是棵草芥,所谓烦恼,更是一粒微尘,随着书页的翻动,被抖落在地,不知所终。去美加等地长途飞行,很多人视为畏途,我却甘之如飴,时间再长,也不觉疲累,皆因有书为伴。甚至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心无旁骛地阅读而心生欢喜。

阅读减压

王文献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才知道,阅读有很好的减压作用。不仅是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提升幸福感,小说同样有很强的治愈效果。

好的小说,能够增强人们表达情感和读懂他人情感的能力,这显然有助于人际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对生活和工作都有好处。情节紧张,跌宕起伏的小说,能轻而易举把

丈夫,有时候手段与目的就会有所分离。李白受到苏秦张仪这一类人的启发和召唤,很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连科举都不屑于参加(或不能够参加);杜甫年轻时在洛阳考过进士,没有考上,所以才去漫游。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言说、张载等人的言说,表现出的气魄和气概是永远不可轻薄的,它们的确塑造了一个民族性格中最卓绝高尚的部分。

苏秦的老婆与李白的老婆看上去都差不多,都对丈夫的游手好闲表示了拒绝,但实际上仍有许多不同。李白的第一个老婆是前宰相的孙女,姓许;第二个老婆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她是山东鲁西人,即李白为学剑术呆下去的那个地方。她求仕的心没有那么多强烈,胸襟比较现实,只是过日子,讲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李白到处走,总想做官,结交一些有趣的人。李白的好奇心太大了,听说哪里有道士和奇士就要造访。他天性活泼好动,一块儿过安分日子是不行的。所以他最后被第二个老婆赶走了。山东这个地方出过圣人,女人心里的主意比较大,总算没有被李白“倚马可待”之类的才华给吓住。

杜甫对家庭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与妻子相濡以沫,虽然也有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一生只爱夫人杨氏,并且拒绝当时的声色场所,结婚时三十岁了,比杨氏大了十岁。他约有二三十首诗涉及杨氏,其中最著名的是《月夜》,写到妻子和孩子,算是典型的爱情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可谓缠绵至极。

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例子,分析知识人复杂的行为、各种各样的倾向,找出今天与往昔的异同,正视其面临的危机、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当年那些精神障碍究竟有多大,今天又有怎样的变化?当年面临的一切与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哪些?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在做、人、立言等各个方面,与一两千年前相比自然非常不同,但是其中有些最基本的精神指标会改变吗?这需要我们深长思之。

读者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难题上转移开来,沉浸在小说中,并借助小说中主人翁的力量,超越自我,蓄势待发。至于生活中的难题,多读几本书就会明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大部分人面对的问题,前人早就经历过,克服过类似的困难,需要做的,仅是从书中得到启发或找到解决的方法而已。

研究人员已经把阅读减压的作用量化,一本对的书,只要认真读上6分钟后,压力就可减轻多达68%,效果远胜听音乐、散步或喝茶。深以为然。

的那会子电扇是奢侈品,蒲扇才是畅销货,家里每人一把扇子,摇着摇着,一个夏天就过去了。后来住楼房了,邻居之间不相往来,纳凉之事也就慢慢地淡了,取而代之的是“避暑”,去山里,去北方,去游轮,总之,哪儿凉快往哪儿奔,自然很是惬意,但上班族没那么多假期可以整天朝外跑,再说旅游的性价比不高,还不如在家静调养来得乐惠。当然,漫长的夏日也不可能总在家窝着,于是就滋生了出类拔萃的“消暑”法子,烧烤就是其一。

夏天,绝对是烧烤最好的时光!原因很简单:烧烤与冰啤是绝配。牛肉的鲜美滑嫩、烤肠的油润肉香,喝上一口冰啤,顿觉爽快无比。

话说那天应邀参加烧烤聚,哥嫂都是热情的人,早早地准备好了充足的

原料、水果、饮料和各色调味,所有人自觉地分成两组:客厅是男人们的领地,谈话地说,神聊不已;阳光房是女人们的天下,家长里短,七嘴八舌。阳光房靠近露台,女人们没有光顾着闲聊,也兼顾着露台上的烧烤,所以,每次有女人进出那扇门,大家的眼睛都会齐刷刷地盯住她的手中物——又有一好吃的来啦!当然,对于这次聚会,我也是有“重大贡献”的:本人前一日尚在唐山出差,又遇上暴雨导致的航班严重延误,急得我只能远程指导老公:快快做份的醉虾、份的色拉,明天带去烧烤聚做前菜。这事还真真是做对了,在聚会上赢得了一致夸赞,说是夏日,这两件最是应景呢。

其实,说是“烧烤聚”,其重点,不在“烧烤”,而在“聚”。也就是说:吃什么不是最要紧的,聊什么才是重点。因为朋友

几年前,因为网络通讯便利,各种初中高中大学的老友群纷纷建立,原本散落天涯海角的人被找了回来,一起在聊天室里重逢叙旧。周遭朋友们欢欣鼓舞又感慨万千地跟过去重逢,各种人群的邀约接踵而至,开同学会,探望老师,大学也举行毕业三十周年庆。从传寄来的照片里看到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男的多秃发、圆肚,女的脸上惊人的皱纹,如果还维持着相对年轻的样貌,便多看一眼是否有微整形的痕迹。一些人我叫不出名字,回忆过去,似乎也没有什么交集。

老同学们相识在相对单纯的校园里,如今执手回看,一起看的是永不再回的青春岁月,但我在怀旧这条路上脱了队,迟迟没有启程。大家都改变得那么多,搅动过去那池水,所得无非怅惘。

中学的两个死党却在微信上找到我,一定要见面,于是相约在南台湾。在台南火车站先跟冯碰面。记忆里骨瘦如柴的她,如吹了气般圆胖,

舒晋瑜的作家对话文章,经常看。与她之前的作品不同,《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除了采访手记、对话,多了一种随笔式漫记的文本,在娓娓进入、抽丝剥茧的思辨中,时而是知音般相惜的高山流水,时而

军事写作的特别之处,也对如今军事创作过多被影视包围或军队作家不写军人生活进行反思,甚至在更广阔而深入的视野下,对军事文学现象和实践进行分析、梳理,对军事文学未来的何去何从进行前瞻性的探索和发问,比如军队作家最容易和“主旋律”联系在一起,如何让自己的创作更具鲜明的个人化倾向。同时,进入到作品本身和作家的精神成长,为读者打开一扇文学工作者最隐秘的内心之门。看似风平浪静的对话,可能会出现一个貌似不经意却是精心预谋的质疑,常常令我担心,她怎么敢这样发问?事实上,她就这样问了。比如,对马晓丽小说《云端》中两个特殊身份的夫人涉及私密对话觉得不真实;比如,先有剧本后改小说,面对朱秀海来了一句“您还会写小说吗”?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电闪雷鸣时,一定有倾盆大雨”,一时间,竟然激动了对方的兴趣和情绪——马晓丽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能理解女人之间的私密话题。也许您认为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那样的私密话题,但我不同意这样认为。我认为……”朱秀海则表示,“我不觉得写电视剧就不是写小说,我一直都

以笔为旗

奚同发

也会犀利地让对方突然一个停顿……这样的漫记,在她熟稔的文学语言驾驭下,以滴水浸岩的可能,不温不火,读来却如期而至,亲切家常,话题四面八方,应有尽有。

33位烙有军旅印记的作家中,既有峻青、冯德英、马识途、魏巍、徐光耀、彭荆风等一批经过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亲历者,也有徐怀中、周大新、徐贵祥、朱秀海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归来人,还有二月河、阎连科、何建明等和平年间穿过军装的作家,更有柳建伟、朱苏进、王树增等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军旅文坛的接应手,以及批评家朱向前、军事学者金一南等。为了这些采访,勤奋而不知疲倦的舒晋瑜,像邓友梅笔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中的主人公,一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马不歇鞍,跟时间赛跑。

书中的对话,既探讨

在写用长篇小说的思路写电视剧。我更想说的是……”舒晋瑜肯定在心底笑了,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了。

行文中,值得我们重视的,还包括那些与受访者一起打捞的可能被历史遗忘、忽略,甚至永远忘记的细节。比如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上,针对意见分歧,朱向前说:如果这次再不评给莫言,如果他明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比如毕淑敏每次出远门,都会给家人留下遗嘱,如果她在途中意外亡故,不必将遗体运回……如此等等,舒

晋瑜简直在做着抢救性的发掘工作。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史,而这些独立的个体则共同汇聚成一个行业的文学史。舒晋瑜笔下的33个人物,囊括了几代军旅作家,连贯起来,恰恰让我们可以回望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来龙去脉。

当然,为了这些采访,舒晋瑜的付出,可想而知。除了大量地阅读每一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被研究者或作家本人都可能忽略的作品,还把他们置身于整个当代文学史、当代军事文学史中进行考量,甚或放在更大的格局中,寻找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化、经典化的可能。在这部作品,我们同样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舒晋瑜——见到魏巍,一边献上手中的鲜花,一边说着“送给‘最可爱的人’!”的舒晋瑜;采访87岁的黎汝青时,遭到家人拒绝,说着“那就忽略我记者的身份,以博兴同乡的名义,去看望老人”的舒晋瑜……她不仅是文学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和思考者。

来自过去的朋友

章缘

说是婚后一直在家里相夫教子。我们坐在没什么人的火车上,窗外掠过熟悉的嘉南平畴风光,以前不上学的假日还要给对方写限时专送,面对今日的她却不知说什么。在嘉义见到另一位死党李,这位当年的大小姐,原本学习不好,读了护专,后来在进修,一路读到博士,现在当独一面在济南负责一家养老院。她谈话的风采和自信,完全褪去过

去那种带点歇斯底里的神经质。我们三人围坐喝茶,我不由自主被李吸引了,想多了解她的过去、现在,甚至她的未来。冯一直想引起我的注意,对我倾诉,我发现她其实也博闻强记,通晓草木虫鱼,只是那条线路还搭不上,我们之间,还是过去式。

今年夏天,大学一位好友来上

海,一定要住在我家跟我促膝长谈。她一辈子都在家乡,记忆版图脉络分明,谁在何时于何地发生何事,她興味盎然观看并记录,而我,十八岁之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交游的人被迫一批又一批地更换,从台北到纽约再到上海,连语言都换了好几种。我请她原谅我记忆版图的失焦模糊,它们被新的人事一层层覆盖。但这位老友十分执着,相处七天,日日跟我详述许多人的种种变化,要帮我重拾起跟过去的桥梁。我听着听着走神了,一些从未主动想起的名字,于我还有什么意义?

并不是从过去来的,就一定要拥抱,并不是旧识就能是朋友。我自有的怀念的人,国一的导师,年年不忘请安,汉声出版社三十年的老友,经年不见,一见总是聊到喉痛声哑。我真正的朋友都是现在式的,经过时光的淘汰,因为相合的气场和相通的心灵,一年又一年更新朋友身份,见证彼此的成长和哀乐。这些朋友,从过去走来,也将一起往明日走去。

岁月静好 (中国画) 胡元清



八方书谭

不是写小说,我一直都



夜光杯